



# 论绝对与相对

赵凤岐 校 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论绝对与相对

赵 风 岐 按 苗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 论绝对与相对

赵凤岐 校 苗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25 插页 1 字数 91,000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600 册

---

书号 2100·009 定价: 0.49 元

责任编辑 刘 敏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绪论</b> .....                   | 1  |
| <b>第二章 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b> .....      | 18 |
| 第一节 绝对与相对的含义 .....                    | 18 |
| 第二节 绝对与相对的区别是相对的 .....                | 23 |
| 第三节 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不能颠倒和混淆 .....             | 32 |
| 第四节 绝对性不是绝对化, 相对性不是虚无化 .....          | 36 |
| <b>第三章 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的绝对的, 又是相对的</b> ..... | 50 |
| 第一节 总的宇宙存在和发展的无限性、绝对性 .....           | 50 |
| 第二节 宇宙间各个具体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有限性、相对性 .....      | 54 |
| 第三节 相对绝对、有限无限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 .....    | 56 |
| <b>第四章 认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b> .....           | 69 |
| 第一节 实践的物质手段是认识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 .....       | 69 |
| 第二节 实践的物质手段的历史制约性, 决定了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  | 76 |

|            |                                    |            |
|------------|------------------------------------|------------|
| 第三节        | 在相对性的认识中包含着绝对的内容 .....             | 81         |
| <b>第五章</b> | <b>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b>            | <b>85</b>  |
| 第一节        | 真理的相对性 .....                       | 85         |
| 第二节        | 真理的绝对性 .....                       | 92         |
| 第三节        | 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 .....                    | 97         |
| <b>第六章</b> | <b>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b>          | <b>102</b> |
| 第一节        |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 .....                 | 102        |
| 第二节        | 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 .....                | 113        |
| 第三节        |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              | 122        |
| <b>第七章</b> | <b>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b>   | <b>125</b> |
| 第一节        | 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重要表现 .....               | 126        |
| 第二节        | 相对主义必然走向唯心主义 .....                 | 130        |
| 第三节        | 正确运用绝对与相对辩证统一的原理,<br>做好我们的工作 ..... | 139        |

## 第一章 绪 论

相对与绝对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贯串一切的重要问题。在哲学史上，这是一个极其古老而且争论很多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它又是我们经常遇到并急待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可是，多年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哲学界应有的重视，研究得很不够，宣传得更少。讲哲学，一般都没有把它作为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单独讲授，而只是在讲运动和静止、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时，或者讲真理论时，寥寥数语，附带涉及。讲的人感到辣手，听的人觉得吃力，每讲到这里，都要碰到一大堆为什么？以致在教学中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在人们心目中，这个问题既很重要，但似乎又很玄妙和神秘，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四化建设的发展，我们应当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宣传。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由于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而我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又很有限，所以深感力不从心。这里谈的，只是我们一点粗浅的体会，还谈不上是研究成果。我们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至于书中的不足和失误之处，切望哲学界

朋友和读者给予指正。

相对与绝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经典作家们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充分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里，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问题。他在批判蒲鲁东的历史唯心主义和绝对主义时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以及表现这种关系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断变动的，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他在《资本论》中，运用相对与绝对辩证统一的原理，具体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的联系和区别。他说：从一定的观点来看，二者间的区别好象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也是绝对的”，“绝对剩余价值也是相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的运动放在眼里，那么我们会感到，这二者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差别的（《资本论》第1卷第552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针对杜林的绝对主义，深刻指出，自然界中，一切区别和对立都是相对的，而不是不可克服的和极端绝对的。他说：“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把这些区别和对立固定化和绝对化，只不过是被人反思带进自然界的。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在他看来，一切区别和对立的相对性的观点，对立面的同一和转化的观点，乃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问题。恩格斯在自己晚年带总结性的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中，在谈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功绩时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上述基本思想，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辩证法的纲要性论文中，在说明辩证法的实质——对立统一规律时，把相对与绝对问题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针对当时流行的主观主义、诡辩论和怀疑论，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相对和绝对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因为相对中就包含有绝对。这样就划清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主义、诡辩论的界限。

列宁认为，相对绝对问题不但是辩证法实质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唯物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不但是方法论，也同世界观有密切联系。他认为相对与绝对这对范畴，同辩证法其他范畴一样，是帮助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一个小阶段。列宁还指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思想上的极端片面性和绝对化，其中就包括着认识过程中对绝对相对辩证关系的肢解和歪曲。他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这就是说，如果在认识过程中，把绝对与相对的联系加以割裂，将其中的某一方面绝对化，这就会脱离外界客观事物，从根本上违反认识的辩证法，那就会从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走到唯心主义的道路上



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当谈到真理问题时，他认为：为了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他用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原理，批判了马赫主义者否认绝对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进一步具体地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根据我们党长期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把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提到了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高度。他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个科学论断，充分强调了这个问题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和整个唯物辩证法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理解得正确，处理得恰当，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从上面的简要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绝对与相对问题是多么关注，多么重视，多么强调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有其绝对方面和相对方面，都有这两方面的联系和关系问题。矛盾的普遍性、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同一性和矛盾斗争的具体形式是相对的。只有认识矛盾的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联，才能正

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否则就会什么矛盾也不能认识,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因此,就象人体的血管和神经贯串和渗透于人体的一切器官和组织中一样,绝对与相对的道理贯串和渗透于有关事物矛盾的一切问题中,并在这一切问题中表现出来,我们循着这血管和神经的脉络,就能更好地理解矛盾问题各个方面的内容,从根本上把握其精神实质,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正是紧紧抓住这个“精髓”,以它为基础指导线索,来展开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的。全书所讲的各个问题,都有绝对与相对的道理贯串其间。

(二)把握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有助于全面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原则、规律和范畴。

既然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而绝对相对的关系问题又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精髓”,那么这个问题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中必然也处于一种特殊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则、发展原则以及所有的规律、范畴,也都包含着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所以加强对绝对与相对这对范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辩证法所有的原则、规律和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这个问题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毛泽东同志说:“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三)只有懂得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才能懂得认识论的辩证法,坚持和推进唯物主义。

由于宇宙间的事物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因而人们想

要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如实地去反映它，正确地去认识它，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就不能不弄清事物自身的绝对相对关系。而且，就认识运动的规律来看，人们认识的发展，真理前进的过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都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都是这二者的统一。歪曲了割裂了这二者的关系，就不可能认识真理。不是使自己的思想陷于死板、凝固、僵化，就是陷于诡辩、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通向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所以列宁把片面性和绝对化作为唯心主义的一个认识根源，把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作为真理论和实践标准的重要内容来加以论述。

总之，绝对相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尤其是在辩证法中，不是一个枝节的、局部性的问题，而是贯串一切、渗透一切的问题。就是说，不只是在某个或者某些哲学原理、原则、规律和范畴中，才存在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而是在各个原理、原则、规律、范畴中，都存在着这种关系。它同运动发展原则、对立统一规律和认识论的联系尤其密切。因此，对绝对与相对的关系理解得是否正确，处理得是否妥当，这里既存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也存在唯物和唯心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它不但是方法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世界观的重要问题。

在哲学发展史上，绝对与相对的问题极其古老，可以说当哲学家们开始思考世界的本原和基础的时候，它就被提了出来。许多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促进了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然而也有不少哲学家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失足，

对他们以后的哲学产生消极影响。

回顾一下以往的哲学，可以使我们加深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

早在二千多年前，作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已经初步看到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他认为，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并把生灭变化的根源，归结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以对立统一观点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这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光辉之处。但是，他还缺乏真正前进运动的观点，不懂得事物发展总趋势的上升性是绝对的，具体发展过程中道路的回复性是相对的，因而带有循环论的色彩。他把自然界的运动看作周而复始的绝对循环，火生成万物，万物又复归于火，起点和终点都是同一个点，他甚至错误地预言，世界每隔一万八千年又要重新开始。

赫拉克利特有个学生叫做克拉底鲁，他歪曲他的老师关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思想。他的老师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却说：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人进入的时候，早已不是那条河了，已经变了。在他看来，事物瞬息万变，只是一阵旋风，不可捉摸，无可名状，什么也不能说，给事物以名称也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承认绝对的运动，否认任何相对的静止，成了一个相对主义者。

古希腊的“智者”学派，由于割裂了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从相对主义逐渐走向了诡辩。例如早期的“智者”普罗塔哥拉，虽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倾向，但他过分地夸大了感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认为事物的真假、是非，都是

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他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并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意思是说，事物我感觉它存在它就存在，感觉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我感觉它怎样它就怎样，一切以人的主观为转移。这就否认了绝对真理，否认了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黑格尔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人是一般的主体；因而，存在物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是对我的知识来说存在着，”按照这种“相对性”，“一切都只有相对真理”。列宁在黑格尔这段话旁边作了批注：“诡辩论派的相对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9、300页）。古希腊后期的“智者”学派则走得更远，他们已经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堕落成地地道道的诡辩论派。

晚期希腊的皮浪，则是从相对主义走向绝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把认识的相对性绝对化，怀疑人的一切认识的可靠性，宣称“真理是不可知的”。他要求人们放弃任何认识，“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以求得“灵魂的安宁”。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故事：有一次皮浪乘船，遇到了暴风雨，同伴们都很惊慌，他却指着一头若无其事地吃东西的猪说，聪明人也应当象这头猪一样地无动于衷。列宁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这是“关于怀疑论者的一件不坏的轶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32页）。皮浪的思想中，包含有反对独断主义的辩证

法因素,正如黑格尔所说:“它们在反对普通常识的独断主义时,的确是非常中肯的。”但是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反对绝对主义和独断论走到了相对主义和绝对怀疑论。

谈到绝对主义,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十九世纪德国那个叫杜林的人,恩格斯嘲笑他是“江湖骗子”。此人实在是“绝对”得可以,他说什么“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它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条件,谁要是“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是极端混乱的表现”。他断言,人的思维的每个成果具有“至上的意义”,享有无条件的真理权。他自吹自擂,说自己口袋里装的尽是“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对这种绝对主义的说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他还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在中国哲学史上,战国时期的庄周,是相对主义的著名代表。他提出“齐物”、“万物皆一”的命题,片面夸大事物本身的相对性,根本抹杀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他认为,从“道”的观点看来,一切不同的东西,都是相同的。大小、美丑、善

恶、成毁、生死，都没有什么分别。一棵小草的茎和一根巨大的屋柱，丑妇和美女西施，最后还不是一个样。他夸大对事物观察角度的相对性，认为一切差别都只存在于不同的观察角度之中。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齐物论》）意思是说，从一个角度看，天下没有比秋天飞鸟的羽毛尖更大的东西，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泰山倒是很小的，没有比早死的婴儿更长寿的，而据说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倒是个短命的人。在认识论上，他提出“无彼此”、“齐是非”的命题，片面地夸大了知识的相对性，否认任何绝对真理。他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同上）其意是说，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此有此的是非，任何东西都各有各的是非。究竟有彼此呢？还是没有彼此呢？这是说不清的。实际上，无所谓彼此，无所谓是非，也不必去分什么是非，只有从根本上取消彼此的区别，消灭是非的对立，一切听其自然，这才算把握了道的枢纽。按照这种看法，人的知识就完全是主观的、相对的，真理的客观内容和客观标准是没有的。他还看到了在人的认识领域中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但他没有正确地理解这个矛盾，作出了不可知论的主观结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在我国哲学史上，庄周比较具体而深刻地接触到了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问题、是非标准问题，包含有一些辩证法的成分，对以后的许多哲学家不无启发，但他把相对性的一面绝对化了，成了相对主义，这就走到了抹杀差别、混

淆是非、否认知识的地步。

如果说庄周是我国相对主义的一个代表，那么西汉的董仲舒，则是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典型。虽然他也承认矛盾，提出过“凡物必有合”的论点，但他把一切对偶都归结为阴阳，并把阴阳两方的地位看作是凝固不变的。他用“阳尊阴卑”的公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断言凡属阳者皆为善，凡属阴者皆为恶，“阴者阳之合”，阴永远是阳的消极的附庸，因为这是上天的意旨：“天之亲阳而疏阴”（同上），所以是不可更改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传》）这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中心，也是绝对主义的典型语言。他提出“三统”说的历史观为上述观点作论证。“三统”，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他认为历代的王朝兴替，不过是这三统的循环。改朝换代只是换一换礼仪，改一改历法，变一变统治的形式。而作为封建社会根本秩序的“道”，则是永远不变的。他所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并主张“奉天而法古”（《举贤良对策》）。这是从绝对主义走向历史循环论和复古主义的一个实例。他这一套理论，无非是想要证明：封建等级制度是人类的绝对状态，是神圣的，永恒的，不变的。这种观点，曾经长期为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所拥护，所利用。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为了发展和锻炼这种理论思维，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回顾中外哲学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绝对与相对问题同整个哲学的关系及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派别的思维方法和认识路线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对哲学的发展起着启发和促进的作用。而不少哲学家则常常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失足，而导致种种错误的结论。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诡辩、主观唯心主义、历史循环论，等等，都与此有关。总之，今天我们研究前人哲学思维的积极成果，探索一些哲学家在什么地方失足以及是怎样失足的，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面临着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任务。加强对绝对与相对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不但是哲学本身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这是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

思想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路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和主要之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而它本身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的。